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刘尚 鹏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提供了科学指引。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丰富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并结合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作出了创新发展。

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立场。新质生产力在继承这一基本立场基础上,强调创新的主导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生产力发展与价值创造的重要性,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同时,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地制宜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路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特点。立足各地实际,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避免脱离实际的盲目推进。这也是新质生产力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的关键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实物的价值创造和名义量的价值实现相协调,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形成了关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的理论框架。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丰富拓展了生产力要素的时代内涵。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既要求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型劳动者,用好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新型劳动资料,拓展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型劳动对象,也强调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与跃升,推动生产力内涵不断向前拓展,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各地区发展程度不一、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合理配置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才能实现要素配置与本地实际有效匹配。

深化提升了科技创新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与地位。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科学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强调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作用;同时,突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重要性,注重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这些要求深化提升了科技创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科技创新基础和需求不同,盲目追求同一标准、同一赛道并不科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结合自身科研条件、产业基础等找准发力点,并根据不同类型的科学

研究、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情况分类推进。

系统阐释了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要求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完善,打通社会再生产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畅通经济循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把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转化为面向大国经济的空间治理、区域协调、产业协同等的具体方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自身特点把改革措施落实到实处。同时,通过推动不同区域在创新策源、验证转化、场景应用、生产制造等环节的协同,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质量。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竞争。只有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赢得发展优势。同时看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是当前的全球性挑战,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大规模生产场景和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场景。对于我国,“十五五”时期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短板弱项,必须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塑造长期发展优势的必然选择。

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进工业化发展,1978—200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保持在4%左右,高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时年均2.1%的增速。1979—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达到9%以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放缓,但近年来有所回升。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通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精准施策推进新型工业化,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要忽视传统产业,而是各地区需根据自身基础“量体裁衣”,有选择地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这种差异化路径能有效避免产业同构和资源错配,确保在传统工业化发展动力减弱后,各地区能依托自身特点和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增长引擎,合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

因地制宜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制度保

障。改革要见到实效,须强化精准思维,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创造性地落到实处,结合工作实际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等,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壁垒,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这种基于地方实际的制度安排,通过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快构建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让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等在区域层面得到有效发挥,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各地立足本地实际,找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最优结合点。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在发展阶段、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和市场环境上存在差异。盲目跟风、一哄而上发展新质生产力,容易引发恶性竞争、导致产能过剩,进而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率的损耗。在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重要作用的同时,推动各地立足本地实际,根据自身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选择适合路径,找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最优结合点,形成有效的区域分工协同,有利于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更有效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我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具备坚实基础和广阔空间。我国已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规模连续10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意味着,我国不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需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场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我国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空间。这与一些国家旨在提高制造业占比的“再工业化”具有本质不同。我国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是通过数智技术赋能和能源转型等,推动各地区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健全深化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等,能够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这些都将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夯实基础。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最重要的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区域战略布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作出重要部署,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把“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要求落到实处,需要实施好若干重大战略任务和举措,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提供充足动力。

立足实际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更多创新动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十四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取得显著进步,但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如基础研究有待提高、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不畅、动力源地区创新策源能力仍需提升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等作出具体部署。为此,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

科技创新高地,形成多层次、体系化、差异化的区域创新格局;统筹协调、系统推进,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发展有机结合,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助力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这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更多创新动力。

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我国拥有丰富应用场景,能够连接技术和产业,对推动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集群”等。为此,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反对“一刀切”或“模式化”。分类指导、错位发展,从本地实际出发,基于各地区的产业根基、要素支撑、区域协同性等现实条件,探索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有选择有重点地推动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比如,资源型地区可以更注重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侧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要素密集的地区可强化策源功能,引领新兴产业和未来发展。这将进一步增强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夯实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实体经济根基。

把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机结合,推动先进生产要素顺畅流动。通过空间规划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经济循环堵点,能有效发挥规模效应与比较优势,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并作出具体部署。为此,一方面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同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另一方面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管控,强化区域产业协作,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引导各地依禀赋错位发展,避免“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竞争,实现空间治理效能与生产力质态变化的双向提升。这有利于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使先进生产要素突破藩篱、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集聚。

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广阔空间。城市与乡村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各有优势。持续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有利于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共同繁荣发展,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广阔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作出具体部署。要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培育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培育若干都市圈,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分类引导大城市周边县、农产品主产区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陆地边境县等县城发展方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坚持积极稳妥、分类推进,统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序促进人口向县城和中心镇合理集聚。这有利于优化整合各类生产要素,为塑造发展新优势、增强经济竞争力注入强劲动能。

(原载《人民日报》2026年4月13日第9版)

惠民政策 应兼顾智能与适老

惠民政策的“智能”,在于“找人”的精准。依托大数据共享和算法模型,有关部门能够主动识别潜在困难群体,变“大水漫灌”为“政策找人”。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依托整合22个部门的数据共享平台,在系统自动对比后,迅速提醒工作人员主动为身患重病产生大额医疗支出的人员申请了低保,从而让惠民资金实现精准滴灌。

惠民政策的“适老”,在于“公平”的兜底。这类政策的核心,是惠及全体符合享受条件的人民群众。若因技术形成的“数字壁垒”阻碍部分群体无法获取惠民待遇,便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在对“政策找人”进行技术创新时,应保留线下窗口、人工帮办、“长辈模式”或“一键操作模式”等“人找政策”的通道。比如,湖北鄂州政务服务中心除保留服务区传统渠道上的“关爱专窗”,还提供“容缺受理、告知承诺、电子证照免提交”等简化服务,使老年人办事更便利。

智能与适老的兼顾,要求惠民政策施行需具备“一体两面”的思维。线上,大力优化界面,简化流程,推行“免申即享”服务;线下,通过培训“数字专员”等方式,提升社区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等实体渠道的办事功能。例如,上海市在推行“一网通办”的同时保留线下专窗;还有一些地方为老年人制作“身份证”实体卡;等等。这些有益探索的关键,在于以人的体验为核心,提供多元化、可选择的服务。

新消费 点亮新生活

以智能眼镜、服务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智能产品销售表现亮眼;IP赋能实体商店,商业新模式渐成潮流……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新消费模式蓬勃兴起,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

新消费新在哪里?这些消费并非传统消费的简单延伸,而是一场以数字化为底色、以体验感为核心、以品质化为导向的系统性升级。从智能家电普及、新能源汽车下乡,到即时零售“半小时达”、沉浸式文旅“穿越千年”,新消费体现出技术、文化与需求的深度耦合,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新消费推动“以新供给引领新需求,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带动汽车、智能终端等大宗消费,孵化康养旅居、情绪消费等新兴产业。

不过,新消费要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仍面临不少现实问题。例如,供给端难以匹配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城乡区域间数字鸿沟、算力调度、物联网终端渗透及边缘计算等环节仍制约着消费潜能释放。面向“十五五”,须系统施策,让新消费点亮新生活。

以投资于物 支撑投资于人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将其作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新认识 and 体会。这在地要求既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又着力开发人力资源,强调物的积累和人的发展相互赋能,体现出对投资理念、方向、重点的提升和优化。推动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形成有效支撑,是其中一个重要发力方向。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需要以物的发展为支撑,物的发展需要以人的发展为驱动力。

从生产力三要素的角度看,劳动者处在人的层面,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处在物的层面。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利用知识和技能,不仅能创造或改造劳动资料,也能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反之,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的升级换代也会推动劳动者在知识和技能上实现增长与转型,助力人的全面发展。例如,广泛采用先进设备、工具、仪器等劳动资料作用于新材料、新能源等劳动对象,不仅有助于劳动者学习掌握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的本领,而且会增强劳动者创造先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意识和动力,提升劳动生产力。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型劳动资料和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对象,使劳动者在不损失生产和决策效率的同时,从重复性、机械性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文化、体育等活动中,实现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

从投资的角度看,如果把投资于人看作是将资源投向劳动者能力水平的提高,那么投资于物对应的就是将资源投向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水平提高。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需进一步明确以投资于物为支撑实现投资于人的目的,从根本上确保生产力发展得到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本报综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阐释

新时代职业教育思政教育的内涵与外延研究

◎徐芬芬

新时代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阵地,其思政教育的价值维度正经历深刻重构。相较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具有“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显著特征,其思政教育不仅需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更需回应产业转型对人才素养的新要求。当前,职业教育领域存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价值引领与技能培养割裂等现实困境,本质上是对新时代职业教育思政教育内涵与外延的认知偏差所致。本文聚焦“职业教育思政教育的‘工匠精神’价值锚定与路径创新”这一热点问题,从理论本源、矛盾张力、实践突破三个层面展开深度剖析,旨在构建兼具时代性与专业性的思政教育理论框架。

一、内涵解构:“工匠精神”作为职业教育思政教育的核心价值坐标

(一)从“技艺传承”到“价值共生”的内涵跃升

传统认知里“工匠精神”等同于“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在新时代职业教育语境中需拓展至“技术伦理—职业操守—社会担当”三维体系。从政策看,《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本质是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置于“人与技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框架。“工匠精神”的技术伦理维度强调敬畏与坚守技术规范,如精密制造把控公差是对产品安全和使用者生命负责、职业操守维度体现对职业契约的忠诚,如现代服务业“用户至上”是市

场经济伦理的具象化;社会担当维度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如农业职业教育培养的“新农人”扎根田野服务“三农”,是工匠精神与社会价值的融合。

(二)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内在契合性

职业教育思政教育核心矛盾是将抽象价值理念转化为具象职业行为,“工匠精神”具备“抽象价值—具体实践”转化中功能。从教育视角,其契合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契合,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工匠精神的“专注、坚守、创新”是“高素质”核心指标;二是过程契合,职业教育“做中学、学中做”模式为工匠精神培育提供实践土壤,如实训课堂演练操作规范是工匠精神的行为养成;三是评价契合,职业教育强调“过程性评价与实践成果评价结合”,工匠精神评价可通过产品质量、服务满意度等指标落地,避免思政教育评价虚化。

二、矛盾张力:新时代职业教育思政教育中“工匠精神”培育的现实困境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 产业转型期追求“技术速成”,职业教育存在“重技能训练、轻精神培育”的工具化倾向。部分职业院校将“工匠精神”简化为“技能熟练度”,压缩思政课时,甚至用技能培训替代思政教育。这是对职业教育本质的误读,职业教育应培养“完整的人”而非“技术工具”。

(二)校企协同中的价值冲突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核心办学模式,但企

业“利润最大化”与学校“立德树人”目标有天然张力,影响工匠精神培育效果。一方面,部分企业顶岗实习关注劳动产出,忽视精神引导;另一方面,学校倡导的价值观与部分企业文化冲突,导致学生“认知不清晰”。

(三)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挑战

数字技术在职业教育中广泛应用,提升技能训练效率的同时冲击工匠精神培育。一是“虚拟操作”替代“实体实践”,弱化学生对细节的感知;二是“标准化评价”可能扼杀“个性化创新”,如学生过度依赖系统结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三是“线上交互”减少“人际传承”,弱化工匠精神培育的人文温度。

三、路径创新:构建“工匠精神”融入职业教育思政教育的协同体系

(一)课程体系的“三维融合”设计

打破传统“思政课单独开设”模式,构建“思政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三维融合课程体系。思政课程增设“工匠精神史”模块,梳理传统工匠技艺与现代工业精神传承脉络;专业课程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如工科专业课时融入案例提升职业精神;实践课程建立“技能等级与工匠精神星级”双评价机制,从多维度评价工匠精神表现。

(二)校企协同的“价值共生”机制

通过制度设计化解校企价值冲突,构建“目标协同—过程协同—评价协同”共生机制。目标层面,将“工匠精神培育”纳入校企合作协议,明确企业责任;过程层面,开发“校

企双导师”共育模式,引入企业工作视频让学生感受工匠精神实践形态;评价层面,建立“企业满意度+学校精神评价+社会认可度”三维评价体系,以工匠精神表现为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核心指标。

(三)数字化赋能的“守正创新”路径

数字化转型中实现工匠精神培育“守正创新”,关键把握“技术工具”与“精神内核”辩证关系。一是开发“虚实结合”实训系统,设置技术缺陷培育“严谨细致”精神;二是利用大数据构建“工匠精神成长档案”,精准引导工匠精神培育;三是打造“数字师徒社区”,用区块链记录“技艺传承”过程,拓展传承边界。

新时代职业教育思政教育的深度发展,需以“工匠精神”为价值锚点,突破传统认知的局限,直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校企协同冲突、数字化转型冲击等现实矛盾。通过构建“三维融合”的课程体系、“价值共生”的校企机制,“守正创新”的数字化路径,将工匠精神的培育贯穿于职业教育全过程,实现“技能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这不仅不是职业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更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技术技能人才”的战略选择。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不同职业类型(如制造业、服务业、现代农业)中工匠精神的差异化培育模式,为职业教育思政教育的精细化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撑。

(作者单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